

## 青观察

## 从新媒介文艺到新的大众文学

□杨毅

新时代不但人民群众的素质和技能得到提高,新媒介环境也激发、推动人民群众的创作热情,让最普通的劳动者的声音,得以发出和传播。这种新大众文学依托新媒介环境而出现,但根本上还是人民群众自发创造出的新文艺形态

再反观当下国人的生活经验和内心情感,在延续经典的同时赋予新的意义。这些“文学出圈”的具体表现,促使我们思考媒介变革与文学新变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只有主动融入新媒体,正视媒介变革才能获得网络空间的席位,以数字化生存的姿态和新的传媒体式引领新媒介文艺的发展。

## 二

“用户生产内容”(UGC)是新媒介文艺的核心生产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接受”的关系,更空前发挥出接受者的主动性

作为新媒介文艺的核心生产模式,“用户生产内容”(UGC)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接受”的关系,更空前发挥出接受者的主动性。这既包括以用户的专业知识来达成高质量的互动问答机制的知识分享平台,也包括以记录分享和小组讨论为核心功能,兼具数据库和标记协作的社交平台。这些平台通过联结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网友,建立起相对灵活的发表和评论机制,具有极高的用户黏性。不过相比于依托文字互动的媒体网站,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方式更加直接,传播效果更为突出。

即便不论效果,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相比网络文学的五亿用户,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更为庞大。《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近11亿网民中,短视频用户占网民整体的95.5%,长视频用户占网民65.2%,微短剧用户占网民52.4%,短视频成为新增网民触网的重要应用。短视频以碎片化和实时性的时间场景,聚合性和体验性的空间场景,建构即时性的交互体验,在大数据算法的精准推送下,最大限度满足用户的情感体验,成功实现了注意力经济的转移。

毫无疑问,短视频呈现的文学更多是生活化甚至段子化的,并不利于展现文学的深刻性。在古典的人文学者看来,“短视频与文字符号的差距并非农业文明现象,而是思想的深度……迄今为止文字符号仍然是人类社会文化典籍的大本营。影像的拍摄既无法表现形而上的‘道’,也无法记录内心细腻的情绪波纹”。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但忽略了短视频媒介具有的生产性。比如在B站、小红书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社交媒体上,网友观看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时,通过大量发送弹幕,传达出他们最直接和本真的感受;比如鲁迅的语言在互联网中被频繁征用,其人被贴上各种标签,很多作品被改编为流行歌曲。这些都相当典型地体现出,古典和现代文学在新媒介时代的存在形态,及其传播接受的变化。

显而易见的是,互联网语境下文学接受的主体已经很难用“读者”二字来概括。如同人文和

混剪视频等二次创作的出现,延伸至线下角色扮演等二次元活动。这些衍生作品的出现源于互联网特有的“数据库逻辑”。

对于小说或者电影这种叙事型艺术,叙述的完整性是必要前提,但新媒介的数据库形式,使其很难维持连贯的叙述或发展轨迹,但这不意味新媒体作品无法讲述完整的故事。恰恰相反,新媒体作品突破了传统的线性叙述,因其具有多个通往多媒体数据库的交互界面,用户在点击发送同时,也在创造新的数据材料。后者即便无法自行叙述,也会促使原有作品的意义叠加其中,比如弹幕之于视频的附加属性,以及“本章说”之于网络文学的功能。网友们通过各种形式进行评论,很多时候已经超出对作品本身的探讨,进而呈现出互动交往性。因此各类泛文艺新媒介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社交软件。读者的社交需求超越了阅读需求,手机应用程序的书友圈已成为Z世代社交生活的聚集地。《2023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数据显示,中国数字阅读用户已达5.70亿,同比增长7.53%,占网民规模的比例首次超过50%,大众阅读、有声阅读和专业阅读细分市场份额基本稳定。

## 三

文学不再是仅仅依靠独特的审美规律,在自我营造的封闭空间里,任意漂浮的美的存在物,而是飞落到寻常百姓家,从高不可攀的创造,变成生活中人人皆可从事的活动

媒介革命引发的新媒介文艺,已经全方位改变了文学的形态及其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互联网的信息革命,以提取和控制数据作为商业模式,新的网络系统和服务扮演了重要角色。信息技术和科技发展客观上惠及了普遍意义上的大众群体。今天的文学创作已不是作家依靠个人灵感想象,在头脑中进行审美创造的神秘事件。如果说此前文学创作指向创作主体心灵经验的表达和精神世界的营造,那么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与AI共创的创作更多是以算法为核心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文学也不再是仅仅依靠独特的审美规律,在自我营造的封闭空间里,任意漂浮的美的存在物,而是飞落到寻常百姓家,从高不可攀的创造,变成生活中人人皆可从事的活动。

比如日渐发展成熟的人机协作技术,人工智能让高度专业化的文学创作,变成人人皆可参与的文学活动,也使得人类有机会利用机器从事文学创作。只不过,这种文学创作不再遵循天才论和灵感论,而是遵循人工智能的算法逻辑和数据处理。其结果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是处于动态中的,是可以依指令生成、加工、整理、修改的



“菜场女作家”陈慧在摆摊之余阅读。徐学栋 摄

动态文本,它将作家、作品和读者紧密地联系起来:读者可以自行选择作家生成自己喜爱的作品,也可以在其中参与创作,形成专属自己的作品。这种新的文学样式让读者从被动接受的状态转变为自主的创作者,让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切身感受到文学创作的魅力。

“素人写作”成为新媒介文艺时代的新现象。这里的“素人”指的是大多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的社会大众。素人写作者区别于长期浸润文学之中的作家,其作品因此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和示范效应,再加上新媒体传播的便利条件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素人写作更多地记录着普通人的劳动与生活,展现他们不为人知的精神状态。显然,素人写作不仅丰富了文学创作的类型,更对热爱文学的普通社会大众有着示范效果。它鼓励普通劳动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书写平凡人的事迹,作为新大众文学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 四

从新媒介文艺到新的大众文学,已经开启“全民创作”的文艺潮流——新媒介赋予人民大众空前有利的自主便捷的文艺环境,人民大众凭借自身的热情和能力,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艺

鲁迅在1927年《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以工人民众为对象的文学不是真正的平民文学,“因

为平民没有开口……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事实上,平民文学的说法最早是五四时期针对旧文学提出的,但如鲁迅所说,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想法,而并未落实到实际中。尽管1930年代有着“文艺大众化”的主张,但由于社会局势的动荡,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压倒启蒙思潮,阶级理论也没有得到广泛传播。直到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才确立起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并在解放区掀起了人民文艺的创作高潮,以至成为1949年以来新中国文艺界要遵循的政策。随着新时期社会形势和主要矛盾变化,文学从“为工农兵服务”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但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由此看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践行人民文艺的创作理念。

不管是人工智能写作还是素人写作,今天的人民群众早已不是曾经的“沉默的大多数”。从对原作品在新媒介平台的二次创作,到利用AI技术的自主创作,再到破土而出的写作,新时代不但人民群众的素质和技能得到提高,新媒介环境也激发、推动人民群众的创作热情,让最普通劳动者的声音得以发出和传播。这种新大众文学依托新媒介环境而出现,但根本上还是人民群众自发创造出的新文艺形态。有理由相信,从新媒介文艺到新大众文学,已经开启“全民创作”的文艺潮流——新媒介赋予人民大众空前有利的自主便捷的文艺环境,人民大众凭借自身的热情和能力,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艺的大众化和人民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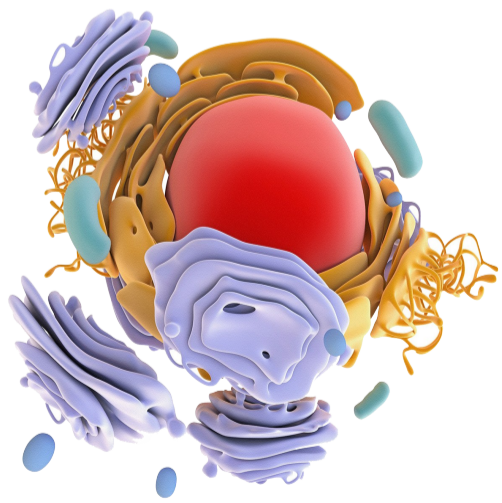
(作者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讲师)

## 青视野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AI赢麻了”?——

## 我们用AI所创造的一切,都将是我们的倒影

□张雨晨



真核细胞的主要细胞器结构示意图。图源自网络

更强更稳固的连接。20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就是从1980年代开始对人工神经网络进行了重要的理论研究。

如今,基于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卷积神经网络人工智能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从棋艺独步天下的“阿法狗”(AlphaGo)到以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AI),AI的发展一再冲击人类对社会和自我的认知。很多人开始担忧科幻小说中描述的“技术奇点”是否真的快要到来了。其实,“技术奇点”已经到来,只是尚未均匀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罢了。比如围棋领域已经进入“后奇点时代”。AlphaGo的强悍棋艺已非人力所能及,而彻底抛弃人类棋谱从零自学成才的AlphaZero更进一步将围棋彻底带入人类未曾设想的玄妙之境。如今的人类棋手,已经开始了解读AI棋路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看待。

在艺术创作领域,基于大语言模型(LLM)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在近些年迎来了爆发式发展。其发展势头之迅猛让人类社会始料未及,以至于人类对其进行的手动伦理对齐,已经成为了研发环节中的“拖后腿”步骤。如果围棋还只是方寸之间的智力游戏,那么对于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大量文化内容创作来说,AI究竟会怎样影响人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了解一下本届诺贝尔化学奖为何颁给蛋白质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家。作为生命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无数种蛋白质分子在生物体内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们控制和驱动着生物体内所有的化学反应,还充当着激素、信号物质、抗体和不同组织的组成部分。而所有这些蛋白质,几乎都是由20种不同氨基酸排列组成的。可以说,蛋白质就是一首首用20个氨基酸“字母”写就的生命诗篇。但是,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长链需要以特定

的方式折叠成三维结构才能发挥功能。自197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一直试图根据氨基酸序列预测蛋白质的结构,但这种预测极为困难,甚至一度被认为不可能。

然而,在2020年出现了一款与AlphaGo“师出同门”的AI模型——AlphaFold2,为这一难题带来了本质性的突破。借助该模型,研究者们能够仅凭氨基酸序列信息,就预测人类已发现的几乎所有2亿种蛋白质的结构。自此至2024年,AlphaFold2已被来自190个国家的200多万人使用。通过这一工具,人类可以从零开始书写并模拟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的蛋白质,再评估其可能的功能。AlphaFold2为以后的生物医学发展带来了极大帮助。而它根据氨基酸序列对蛋白质空间结构的准确预测,又何尝不是一种超越人力的“创作”呢?

对于文艺创作而言,相似的情况也已降临。迅猛发展的AI对写作、绘画、音乐等诸多艺术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创作便利。对绘画技巧一无所知的动漫爱好者,可以用图片生成软件画出动漫人物“关公战秦琼”的同人插画;曾经有过乐队梦想的音乐爱好者,也能用AI演绎自己心中的激情旋律。同样在写作领域,文学爱好者可以通过不断给予AI提示(prompt),将心中的诗情画意工整优美地娓娓道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AI创作的艺术品将越来越完整和精妙,甚至如同AlphaGo在围棋中所展现的那样,最终超越人类穷尽一生所能掌握的极限。

那么,属于人类的艺术会就此消亡吗?我的答案是会,也不会。一方面,传统艺术创作所注重的表达技艺有可能会逐渐失去往日的地位。是否天生具备一支生花妙笔,将不再成为衡量一个人艺术天赋的关键。只要有足够的用户提示和相关数据库,人类

的任何艺术风格在理论上都可以被AI复制甚至超越,而且与这些手法、流派在人类看来是否抽象晦涩无关。

此外,近年发表于《自然》杂志的研究表明,虽然目前人们依然会倾向于下意识地将自认拙劣的艺术作品视为AI粗制滥造的结果,但如果事先告知作品来自于人类还是AI,那么这种偏见就会几乎消失。可见人类对AI创作的心理偏见也并非牢不可破。因此,试图依靠表达方式的迭代创新来跑赢AI,无异于让骏马与汽车赛跑,即便可以勉强领先一时,也几乎注定无以为继。在创作技术层面,人类被AI超越只是时间问题。

但另一方面,人类本身作为艺术的审美主体,却从未如此重要。和科幻小说中高度拟人AI不同,现实中的AI都是针对特定任务训练的“专家系统”,并不具备作为行为主体的独立性。AlphaGo和AlphaZero的卓越棋艺如果脱离了人类的价值注视,就会完全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它们并不在乎围棋本身,你把它们断电甚至砸毁都不会听到半句怨言。同样,GAI的生成内容如果没有人类观赏,那也就变成了纯粹的电力浪费行为。

与之相伴的,将会是艺术创作的高度私人化。“一对一”的个人定制和私域创作将随着GAI所提供的巨大技术便利而兴起。个人化的创作将会异军突起,作者、读者的身份将会混合和模糊。甚至,经过高度适应化调教的AI,将会成为严丝合缝贴合每一个独立用户个人特质的“数字伴生”,其所言所语都将无限趋向使用者的个人要求与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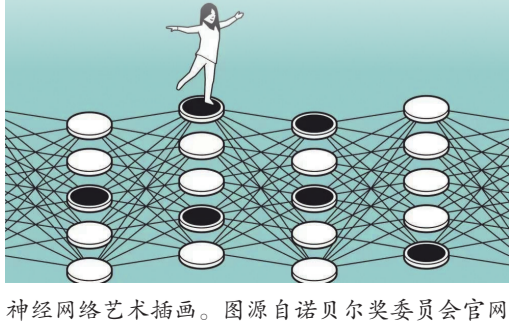
如果说,曾经的作品是创作者与芸芸众生展开对话的一本“小说”,那么AI时代的私人创作,将是寄给镜中故我的一封“情书”。但是,AI依然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冲击人类

的主体性。从科学的角度看,AI至今并不具备独立产生自我意识的迹象。哪怕是看似能说会道的GPT,其基本原理也只是对一个对人类自然语言进行数学统计分析的“瞎话生成器”,很难说它对自己所说的东西有理解。但就是这样无情无欲的“人工智障”,如果使用不当,一样会以另一种方式对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眼下,我们真正要担心的不是AI自身的失控,而是人类对AI运用的失控。就如同机车淘汰了牛马一样,AI在很多工作领域对人类的淘汰是完全可以提前预见的。如果人类贸然以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大规模应用AI,那么最后很可能因为“软硬件不兼容”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因此,对AI浪潮下一个命运体的审视与关怀,将会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焦点。而社会形态变化的基础,则是社会大众在思想上的启蒙。为时代发声的重任,已然落在了这一代“公共创作者”的肩上。甚至于,利用AI自身创作这一主题的作品,也将会成为一种带有某种自指性的艺术试验。

表达和创作是人类的天性,我们用AI所创造的一切,都将是我们的倒影。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神经网络艺术插画。图源自诺贝尔奖委员会官网